

李白集校注

瞿蛻園 朱金城 校注

李白集校注
(二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李白集校注卷七

古近體詩二十八首

襄陽歌

落日欲沒峴山西，倒著接羅花下迷。襄陽小兒齊拍手，攔街爭唱白銅鞮。傍人借問笑何事，笑殺山公醉似泥。鸕鶿杓，鸚鵡杯。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一日須傾三百杯。遙看漢水鴨頭綠，恰似葡萄初醱醅。此江若變作春酒，壘麴便築糟丘臺。千金駿馬換小妾，笑坐雕鞍歌落梅。車旁側挂一壺酒，鳳笙龍管行相催。咸陽市中嘆黃犬，何如月下傾金罍？君不見！晉朝羊公一片石，龜頭剝落生莓苔。淚亦不能爲之墮，心亦不能爲之哀。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。舒州杓，力士鎚。李白與爾同死生。襄王雲雨今安在？江水東流猿夜聲。

【校】

〔題〕兩宋本、繆本題下俱注云：襄漢。

〔接羅〕以上四字，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行客辭歸。

〔山公〕公，蕭本作翁，英華亦作翁，注云：一作公。王本注云：蕭本作翁。

〔綠〕兩宋本、繆本俱作淥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淥。

〔恰似〕英華注云：一作疑是。

〔初〕英華作新，注云：一作初。

〔千金〕文粹作金鞍。

〔小妾〕小，繆本、宋乙本俱作少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少。

〔笑坐〕笑，兩宋本、繆本俱作醉。英華作笑，注云：一作醉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醉。

〔雕鞍〕雕，英華、文粹俱作金，注云：一作雕。

〔市中〕中，英華、文粹作上，注云：一作中。

〔一片石〕兩宋本、繆本俱作一片古碑材。咸本注云：一本作一片古碑材。英華古碑材下注云：一作古碑在。王本

注云：繆本作一片古碑材。按：作材字者必誤。作在字者近似。

〔龜頭剝〕剝，英華作駁，注云：一作龜龍剝。文粹頭作龍。咸本作龍，注云：一作頭。

〔之哀〕此下兩宋本、繆本有誰能憂彼身後事，金龜銀鴨葬死灰二句。王本注云：繆本於哀字下多誰能憂彼身後事，

金龜銀鴨葬死灰二句。

〔舒州〕以下六字，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黃金爵白玉瓶。

〔李白〕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酒仙。

〔夜聲〕聲，英華注云：一作鳴。

【注】

〔題〕楊云：唐禮樂志：襄陽歌，宋隨王謐作。

按：楊所云乃襄陽曲，此詩自是李白懷古之作，非擬樂府。

〔峴山〕見卷五襄陽曲詩注。

〔接籬〕見卷五襄陽曲詩注。

〔白銅鞮〕演繁露卷一三：玉臺新詠載襄陽白銅鞮歌，大抵主言送別，且皆在襄陽。沈約曰：『分香桃林岸，送別峴

山頭。君若寄音息，漢水向東流。』無名氏一首曰：『陌頭征人去，閨中女下機。含情不能言，送別淚霑衣。』其末

云：『龍馬紫金鞍，翠牝白玉羈。照耀雙闕下，知是襄陽兒。』郭茂倩樂錄，本襄陽踏蹄梁武西下所作。玉臺新詠

兩首皆沈約和白銅鞮，即太白所謂『襄陽小兒齊拍手，攔街爭唱白銅鞮』者也。

〔似泥〕晉書卷四三山簡傳：永嘉三年，出爲征南將軍，都督荆、湘、交、廣四州諸軍事，假節鎮襄陽。于時四方寇

亂，天下分崩，王威不振，朝野危懼。簡優游卒歲，唯酒是耽。諸習氏荆土豪族，有佳園池。簡每出遊嬉，多之

池上，置酒輒醉，名之曰高陽池。時有童兒歌曰：『山公出何許，往至高陽池。日夕倒載歸，酩酊無所知。』時時

能騎馬，倒著白接籬。舉鞭問葛疆，何如并州兒？』疆家在并州，簡愛將也。

〔鸕鷀杓〕王云：楊齊賢曰：鸕鷀水鳥，其頸長，刻杓爲之形。太平廣記：鸕鷀螺旋尖處屈而朱，如鸕鷀嘴，故以爲

名。殼上青綠斑，大者可受二升。殼內光瑩如雲母，裝爲酒盃，奇而可玩。薛道衡詩：『同傾鸕鷀杯。』鄭媛記：

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，坐有碧玉鸕鷀杯，白玉鸕鷀杓，杯乾則杓自挹，欲飲則杯自舉。故太白詩云：『鸕鷀杓，鸕

鷀杯』，非指廣南海螺杯也。謝氏詩源亦載此事，說頗新鮮。然他書未有言及者，恐是因太白詩語而僞造此事，

未可知也。△鵲音慈。

〔三百杯〕見卷三將進酒詩注。

〔鴨頭綠〕顏師古急就篇注卷二：春草雞鵲鳥翁皆謂染采而色似之，若今染家言鴨頭綠、翠毛碧云。

〔醲醑〕王云：博物志：西域有蒲萄酒，積年不敗，彼俗云可十年，飲之醉彌日乃解。演繁露：錢希白南部新書曰：太

宗破高昌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，并得酒法，仍自損益之，造酒綠色，長安始識其味。太白命蒲萄之酒以爲綠

者，蓋本此也。庾信春賦：石榴聊泛，蒲萄醲醑。廣韻：醲醑，醑酒也。醑，酒未漉也。韻會：醑謂之醲。又云：

醲，重釀酒也。然則醲醑者，其重釀之酒而未漉者歟！△醲音撥，醑音坯。參見卷二十五對酒詩注。

〔糟丘〕王云：論衡：紂沉湎於酒，以糟爲丘，以酒爲池。韓詩外傳：桀爲酒池，可以運舟，糟丘足以望十里。

〔小妾〕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云：樂府詩集卷七三有梁簡文帝愛妾換馬，題解引樂府解題曰：愛妾換馬，舊說淮南王

所作，疑淮南王卽劉安也。古辭今不傳。獨異志：後魏曹彰性倜儻，偶逢駿馬愛之，其主所惜也。彰曰：予有

美妾可換，惟君所選。馬主因指一妓，彰遂換之。馬號曰白鵲，後因獵獻於文帝。

〔鳳笙〕風俗通義卷六：謹案世本：隨作笙，長四寸，十三簧（宋本作十二簧，王注引作十三簧），像鳳之身，正月之

音也。

〔黃犬〕見卷一擬恨賦注。

〔金鑿〕詩周南卷耳：我姑酌彼金鑿。孔穎達正義：鑿制，韓詩說，金鑿大夫器也。天子以玉，諸侯大夫皆以金，士

以梓。△鑿音雷。

〔片石〕王云：世說注：晉諸公贊曰：羊祜在南夏，吳人悅服，稱曰羊公，莫敢名者。晉書：羊祜樂山水，每風景必造

峴山置酒，言詠終日不倦。卒時年五十八，襄陽百姓於峴山祔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，歲時享祭焉。望其碑者，莫不流涕。杜預因名爲墮淚碑。朝野僉載：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，庾信見而寫其本，南人問信曰：『北方文字何如？』信曰：『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。』

〔自倒〕世說容止篇：山公曰：嵇叔夜之爲人也，巖巖若孤松之獨立，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將崩。

〔力士鑪〕王云：新唐書地理志：舒州同安郡隸淮南道，土貢酒器鐵器。又韋堅傳有豫章力士斃飲器茗鑪釜。△鑪音撐。

〔雲雨〕見卷二古風第五十八首注。

【評箋】

蕭云：宋歐陽永叔曰：『落日欲沒峴山西，倒著接羅花下迷。襄陽小兒齊拍手，大家爭唱白銅鞮』，此常語也。至于『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』，然後見其橫放，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！

胡云：梅鼎祚云：筆端橫蕩，遂不覺其重。（在力士鑪句下）

唐宋詩醇云：意曠神逸，極頹唐之趣，入後俯仰移情，乃有心人語。『韜精日沉飲，誰知非荒宴？』亦同此懷抱耳。

子美云：『長鑱長鑱白木柄，我生託子以爲命』，語奇矣。此詩云：『舒州杓，力士鑪，李白與爾同死生。』苦樂不同，造語正復匹敵。

方東樹云：筆如天半游龍，斷非學力所能到，然讀之使人氣王。笑殺句借山公自興。遙看二句又借興換筆換氣。此江句起稜。千金駿馬謂以妾換得馬也。咸陽二句言所以飲酒者正見此耳。君不見二句，以上許多都爲此故。玉山句束題，正意藏脈，如草蛇灰線。此所謂筆墨化爲煙雲，世俗作死詩者千年不悟，只借作指點，供吾驅駕。

發洩之料耳。（昭昧詹言）

南都行

南都信佳麗，武闕橫西關。白水眞人居，萬商羅鄜關。高樓對紫陌，甲第連青山。此地多英豪，邈然不可攀。陶朱與五段，名播天壤間。麗華秀玉色，漢女嬌朱顏。清歌遏流雲，豔舞有餘閒。遨遊盛宛洛，冠蓋隨風還。走馬紅陽城，呼鷹白河灣。誰識臥龍客，長吟愁鬢斑？

【注】

〔南都〕王云：文選有張衡南都賦，李善注：鞏虞曰：南陽郡治宛，在京之南，故曰南都。按南陽是光武舊里，即位之後，建都洛陽，以南陽爲別都，謂之南都。

〔武闕〕文選張衡南都賦：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，桐柏揭其東。李善注：武闕山爲關，而在西弘農界也。

〔眞人〕王云：後漢書：王莽篡位，忌惡劉氏，以錢文有金刀，故改爲貨泉。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。宋書：王莽忌惡漢，而錢文有金刀，改鑄貨泉以易之。旣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，貨泉之文爲白水眞人也。元和郡縣志：

後漢代祖宅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里，宅南三里有白水，東京賦所謂龍飛白水也。

〔鄜關〕王云：漢書：南陽其俗夸奢，上氣力，好商賈。蜀都賦：市鄜所會，萬商之淵。趙岐孟子注：廛，市宅也。說文：關，市垣也。

〔甲第〕文選張衡西京賦：北闕甲第，當道直啓。薛綜注：第，館也。甲言第一也。李善注：漢書曰：贈霍光甲第一區，晉義曰：有甲乙次第，故曰第也。

〔陶朱〕史記越世家：齊人聞其賢，以爲相。范蠡喟然嘆曰：『居家則致千金，居官則至卿相，此布衣之極也。久受尊名，不祥。』乃歸相印，盡散其財，以分與知友鄉黨，而懷其重寶，間行以去，止于陶，以爲此天下之中，交易有無之路通，爲生可以致富矣。於是自謂陶朱公，復約要父子耕畜，廢居候時轉物，逐什一之利，居無何，則致貲累巨萬，天下獨陶朱公。

〔五殺〕史記秦本紀：晉獻公滅虞虢，虢……百里傒……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。百里傒亡秦走宛，楚鄙人執之。繆公聞百里傒賢，欲重贖之，恐楚人不與，乃使人謂楚曰：『吾滕臣百里傒在焉，請以五殺羊皮贖之。』楚人遂許與之。當是時，百里傒年已七十餘，繆公釋其囚，與語國事三日，……繆公大悅，授之國政，號曰五殺大夫。史記集解：秦王妙論曰：范蠡，南陽人。史記正義：百里奚，南陽宛人。水經注：百里奚，宛人也。於秦爲賢大夫，所謂迷虞智秦者也。又曰：宛城南二十里有一城，名三公城，城側有范蠡祠。蠡宛人，祠即故宅也。

〔麗華〕後漢書卷一〇后紀：光烈陰皇后諱麗華，南陽新野人。初光武適新野，聞后美，心悅之。後至長安，見執金吾車騎甚盛，因嘆曰：『仕宦當作執金吾，娶妻當得陰麗華。』更始元年六月，遂納后於宛，當成里。

〔流雲〕列子湯問篇：薛譚學謳於秦青，未窮青之技，自謂盡之，遂辭歸。秦青弗止，餞於郊衢，撫節悲歌，聲振林木，響遏行雲。

〔宛洛〕謝朓詩：『宛洛佳遨遊，春色滿皇州。』古詩：『驅車策駑馬，游戲宛與洛。』李周翰注：宛，南陽也；洛，洛陽也。

〔紅陽〕漢書地理志，南陽郡有紅陽侯國。王先謙補注：「一統志：故城今舞陽縣西北，紅山南。紀要：紅山在城北，故名。」

〔白河〕明一統志卷三〇：清水在（南陽）府城東三里。俗名白河，其源出自嵩縣雙雞嶺，東南流經南陽新野，會梅溪、潁、灌、湍水，留山、黃渠、栗、鴉、泗、潦、刁等河，與泌水合流，南至襄陽入漢江。

〔臥龍客〕王云：「三國志：諸葛亮字孔明，躬耕隆畝，好爲梁父吟。先主屯新野，徐庶謂先主曰：『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。將軍豈願見之乎！』漢晉春秋：亮家於南陽之鄧縣，在襄陽城西二十里，號曰隆中，出師表所謂臣本布衣躬耕南陽是也。」

江上吟

木蘭之枻沙棠舟，玉簫金管坐兩頭。美酒樽中置千斛，載妓隨波任去留。仙人有待乘黃鶴；海客無心隨白鷗。屈平詞賦懸日月；楚王臺榭空山丘。興酣落筆搖五岳，詩成笑傲凌滄洲。功名富貴若長在，漢水亦應西北流。

【校】

〔題〕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江上遊。

〔樽中〕樽，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當。

〔去留〕留，兩宋本、繆本俱作流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流，非。

〔隨白鷗〕隨，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狎。

〔笑傲〕笑，兩宋本、繆本、胡本俱作嘯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嘯。

〔注〕

〔木蘭〕文選左思蜀都賦：其樹則有木蘭檎桂。劉逵注：木蘭，大樹也，葉似長生，冬夏榮，常以冬華，其實如小柿甘美，南人以爲梅，其皮可食。

〔桹〕王云：楚辭：桂櫂兮蘭桹。王逸注：桹，船旁板也。韻會：桹，楫也，一曰桹。△桹，弋制切，音曳。

〔沙棠〕述異記：漢成帝與趙飛燕遊太液池，以沙棠木爲舟。其木出崑崙山，食其實入水不溺。

〔去留〕王云：沈約詩：『金管玉柱響洞房』，穆天子傳：獻酒千斛。郭璞山海經贊：安得沙棠，制爲龍舟。聊以逍遙，任波去留。吳書：鄭泉博學有奇志，而性嗜酒，其閑居每曰：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，以四時甘脆置兩頭，反覆沒飲之，懣即住而啖肴膳，酒有斗升減，隨即益之，不亦快乎！太白詩意蓋出於此。

〔黃鶴〕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云：元和郡縣志曰：江南道鄂州：城西臨大江，西南角因磯名樓爲黃鶴樓。案黃鶴樓因黃鶴磯而名，鶴鶴字通，此說自正。而後人附會仙人乘鶴有數說：唐閻伯瑾黃鶴樓記引圖經曰：費禪登仙，嘗駕鶴返憩於此，遂以名樓。文苑英華卷八一〇、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從之。此一說也。述異記曰：荀瓊字叔偉，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，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，俄頃已至，乃駕鶴之賓也。……已而辭去，跨鶴騰空而滅，此又一說也。輿地紀勝卷六六引南齊志以爲世傳仙人王子安每乘黃鶴過此。此又一說也。神仙之說不可究詰矣。清一統志曰：湖北武昌府：黃鶴樓在江夏縣西南。

〔白鷗〕列子黃帝篇：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，每旦之海上，從鷗鳥遊，鷗鳥之至者百，住而不止。

〔日月〕史記屈原列傳：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……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〔臺榭〕王云：楚王臺榭，若章華臺、陽雲臺之類，皆楚君所嘗游憩者。鄭康成禮記注：闢者謂之臺，有木者謂之榭，是榭乃臺上有屋者也。

【評箋】

蕭云：此達者之詞也。漢水無西北流之理，功名富貴不能長在，亦猶是乎！

朱諫云：按：此詩文不接續，意無照應，故爲豪放，而無次序，似白而實非也。故疑而闕之，不敢強爲之說。辭頗整飭，又非猛虎行、去婦詞可比。雖非白作，亦是當時之能詩者，不知何故混入白之集中，爲可疑耳。（李詩辨疑）

梅鼎祚云：此詩朱諫刪入辨疑，大贖。（李詩鈔）

王云：琦按：仙人一聯，謂篤志求仙，未必即能沖舉。而忘機狎物，自可縱適一時。屈平一聯，謂留心著作，可以傳千秋不刊之文。而溺志豪華，不過取一時盤遊之樂。有孰得孰失之意。然上聯實承上文泛舟行樂而言，下聯又照下文興酣落筆而言也。特以四古人事排列於中，頓覺五色迷目，令人驟然不得其解。似此章法雖出自逸才，未必不少加慘淡經營，恐非斗酒百篇時所能構耳。

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

東風已綠瀛洲草，紫殿紅樓覺春好。池南柳色半青青，縈烟裊娜拂綺城。垂絲百尺挂雕楹。上有好鳥相和鳴。間關早得春風情。春風卷入碧雲去，千門萬戶皆春聲。是時君王

在鎬京，五雲垂暉耀紫清。仗出金宮隨日轉；天回玉輦繞花行。始向蓬萊看舞鶴；還過蒨若聽新鶯。新鶯飛繞上林苑，願入簫韶雜鳳笙。

【校】

〔題〕兩宋本、繆本題下俱注云：長安。

〔待從〕從，英華作遊。

〔蒨若〕若，蕭本作石。王本注云：蕭本作石。

【注】

〔宜春苑〕王云：雍錄：天寶中，卽東宮置宜春北苑。唐詩紀事：龍池，興慶宮池也。明皇潛龍之地。長安志：龍池

在躍龍門南，本是平地，自垂拱載初後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，後又引龍首渠支分溉之，日以滋廣。至神龍景龍中，彌亘數頃，澄澹皎潔，深至數丈。常有雲氣，或見黃龍出其中，本以坊名池。俗呼五王子池，置宮後謂之龍池。

〔鎬京〕詩小雅魚藻：王在在鎬，豈樂飲酒。鄭箋：武王何所處乎？處於鎬京，樂八音之樂，與羣臣飲酒而已。△鎬，胡老切。

〔五雲〕王云：五雲，五色雲也。宋書：雲有五色，太平之應也。

〔紫清〕見卷三春日行注。

〔蓬萊〕雍錄卷三：（唐東內大明宮），宮南端門名丹鳳門，……北三殿相沓，皆在山上。至紫宸又北則爲蓬萊殿，殿

北有池，亦名蓬萊池。

〔荳蔻〕王云：三輔黃圖：未央宮有荳蔻殿。西都賦作荳蔻。荳蔻古字通用。△荳蔻音止。

〔上林苑〕三輔黃圖：漢武帝建元三年，開上林苑，東南至藍田、宜春、鼎湖、御宿、昆吾，旁南山而西，至長楊、五柞，北繞黃山，瀕渭水而東，周袤三百里，離宮七十所，皆容千乘萬騎。

〔簫韶〕王云：尚書：簫韶九成，鳳凰來儀。孔傳曰：韶，舜樂名，言簫見細器之備。公羊傳疏鄭注云：簫韶，舜所制樂。

【評箋】

王夫之云：兩層重敘，供奉于是亦且入時，虧他以光響合成一片，到頭本色，自非天才固不當效此。（唐詩評選）
吳喬云：聽新鶯歌首敘境，次出鶯，次以鶯合境，次出人，次收歸鶯而以自意結，甚有法度。（圍爐詩話）

玉壺吟

烈士擊玉壺，壯心惜暮年。三盃拂劍舞秋月，忽然高詠涕泗漣。鳳凰初下紫泥詔，謁帝稱觴登御筵。揄揚九重萬乘主，謔浪赤墀青瑣賢。朝天數換飛龍馬，勅賜珊瑚白玉鞭。世人不識東方朔，大隱金門是謫仙。西施宜笑復宜嚬，醜女效之徒累身。君王雖愛蛾眉好，無奈宮中妒殺人。

【校】

〔三盃〕王本注云：二句一作三盃拂劍舞，秋月忽高懸。兩宋本、繆本高詠涕泗漣下俱注云：一作秋月忽高懸。

〔累身〕累，兩宋本、繆本俱作集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集。

【注】

〔玉壺〕世說豪爽篇：王處仲每酒後輒詠：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以如意擊唾壺，壺口盡缺。

〔紫泥〕王云：太平寰宇記：隴右記云：武都紫水有泥，其色亦紫而粘，貢之用封璽書，故詔誥有紫泥之美。東漢會

要：漢舊儀曰：璽皆玉螭虎紐，凡六璽，皆以武都紫泥封之。

〔揄揚〕文選班固兩都賦序：雍容揄揚，著於後嗣。李善注：揄，引也。揚，舉也。

〔諠浪〕爾雅釋詁：諠浪笑傲，戲諠也。

〔青瑣〕王云：漢書元后傳：曲陽侯根驕奢僭上，赤墀青瑣。孟康注：青瑣以青畫戶邊鑲中，天子制也。如淳注：門

楣格再重，如人衣領再重，裏者青，名曰青瑣，天子門制也。顏師古注：孟說是，青瑣者，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

之也。又梅福傳：涉赤墀之塗。應劭注：以丹掩泥塗殿上也。李善文選注：說文曰：墀，塗地也。禮，天子赤

墀也。

〔飛龍〕王云：胡三省通鑑注：仗內六廐，飛龍廐最爲上乘馬。元微之詩自注：學士初入，例借飛龍馬。

〔金門〕史記褚先生補東方朔傳：朔行殿中，郎謂之曰：『人皆以先生爲狂。』朔曰：『如朔者，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

也。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。』時坐席中酒酣，據地歌曰：陸沉於俗，避世金馬門。官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

深山之中，蒿廬之下。金馬門者，官署門也。門旁有銅馬，故謂之金馬門。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：『小隱隱林

藪，大隱隱朝市。』參見卷二古風第三十首注。

〔宜嘯〕王云：梁簡文帝鴛鴦賦：亦有佳麗自如神，宜羞宜笑復宜嘯。莊子：西施病心而嘯，其里之醜人美之，亦捧心而嘯。

【評箋】

蕭云：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。觀太白傳及前後詩集序，其意自見矣。

吳喬云：太白云：『君王雖愛蛾眉好，無奈宮中妒殺人。』無餘味。襄陽歌無意苟作。聽新鴛鴦歌首敘境，次出鴛，次以鴛合境，次出人，次收歸鴛，而以自意結，甚有法度。（圍爐詩話）

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

幽谷稍稍振庭柯，涇水浩浩揚湍波。哀鴻酸嘶暮聲急，愁雲蒼慘寒氣多。憶昨去家此爲客，荷花初紅柳條碧。中宵出飲三百杯，明朝歸揖二千石。寧知流寓變光輝，胡霜蕭颯繞客衣。寒灰寂寞憑誰暖，落葉飄揚何處歸？吾兄行樂窮曠旭，滿堂有美顏如玉。趙女長歌入彩雲，燕姬醉舞嬌紅燭。狐裘獸炭酌流霞，壯士悲吟寧見嗟？前榮後枯相翻覆，何惜餘光及棣華？

【校】

〔題〕兩宋本、繆本題下俱注云：陝西。

〔此爲客〕此，蕭本作早。王本注云：許本作早。

〔出飲〕出，蕭本作長，郭本作出。王本注云：許本作長。

〔憑誰〕憑，兩宋本、繆本俱作竟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竟。

〔注〕

〔新平〕舊唐書地理志：關內道邠州，開元十三年，改邠爲邠。天寶元年，改爲新平郡。乾元元年復爲邠州。

〔長史〕王云：唐制：州之佐職有長史一人，上州者從五品上，中州者正六品下，下州則不設，其位在別駕之下，司馬之上，如今之通判是也。按：舊唐書職官志：……長史……掌貳府州之事，以綱紀衆務，通判列曹，歲終

則更入奏計。又按：唐制，大都督府之長史爲從三品，中下都督府遞降。邠州乃中州，品秩不高，職務亦非重要。

〔祭〕按：新書世系表，趙郡李氏東祖房有祭，濮州刺史，或其人後遷此官。

〔邠谷〕王云：太平寰宇記：古邠地在邠州三水縣西南三十里，有古邠城，在隴川水西，蓋古公劉之邑，卽此城也。國

都城記：邠國者，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焉。邠，谷名也，與故栒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。漢志注云：邠鄉是也。

何大復雍大記：邠谷在邠州東北三十里，故三水縣公劉立國處。陝西通志：三水廢城在邠州三水縣東五里，故

邠谷。

〔稍稍〕文選謝朓酬王晉安詩：稍稍枝早勁。呂向注：稍稍，樹枝勁強無葉之貌。

〔涇水〕王云：郭璞山海經注：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筭頭山，東南經新平扶風，至京兆高陵縣入渭。詩地理考：涇水